

歌唱家郭淑珍老师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90岁的小妹妹》。而今年,六年之后,郭老师96岁。

郭老师和六年前没有太大两样,但是生活确实是有了变化。三年前,和郭老师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丈夫、小提琴家朱工七老师去世,对于已经93岁的郭淑珍老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打击?记得我在早晨赶去参加遗体告别的时候,郭老师被女儿珍珍搀扶着站在告别室的外面,已经是十一月天气,有微微的冷风吹动郭老师的白发,我赶上去抱住了她,耳边听到她轻轻啜泣的声音,我在她耳边小声说:“没事人啊没事人啊……您一定挺得住的啊!”那天,在北京的许多学生弟子都去了,我看见了大姐姐孟玲、王秀芬……还有不少人,有这样多的学生护卫在她身边,感觉就像是一堵厚厚的保护层围住了她。

郭老师挺过去了,她的情绪就逐渐恢复如初了,开始给我们每一个学生打电话,聊生活聊身体聊专业,她特有的充满活力的声音又响起来,说得最多的就是:“别到处乱跑啊!现在有疫情,哪儿都不许去啊!”她尤其对我说:“你最不

## 寿星今年九十六

吴霜

听话了!我知道你准是会到处乱跑,什么也不怕,绝对不行听见没有?”我就答应着,“好好好!不出去不出去,在家傻吃闷睡,我都快闷出黄毛儿啦!”“闷出黄毛儿来你也得忍着!”她这样回答。

三年疫情,郭老师在这段时间里也进入了基本退休的时期,但是老师依然会去学校带学生,因为她还有学生没有最终结业。如今,郭老师退休在家了,她清晰的思维中,除了尽量留在家里躲避病毒的侵袭,同时最关心的还是她的学生们的动向,尤其是告诫学生们不要总出门去,不要染上“新冠”。有时我们这些学生辈在互相联系的时候,经常会互相告知,郭老师给谁打电话了,让在家待着不许出门,于是另一个说是啊,也给我打了,聊了一个多小时。有时候和她通话的时候,会听到她的背景声里有电视里播放戏曲的音乐声,她经常会说,小双啊,我正在看你妈妈的《花为媒》电

影啊,好看,真的好看呢。有时候她会突然打我的手机,“快快!看电视,正播《花为媒》呐。”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都是郭淑珍老师长一岁的日子。今年的生日怎么过呢?年初的时候,疫情浪潮消退了。可在消退之前,有过一个病况高发期,许多老人在那个高发期里染病,遇到麻烦甚至失去生命。郭老师也

被感染过一次,但是她只是发了一天的低烧,吃药之后很快就恢复健康了。不得不说是,郭老师的体质真的是太厉害了。现在,虽然高发期已经过去,但是如果搞大型的聚会,似乎还是会有隐患。

郭老师和女儿珍珍发生了矛盾,女儿不想给病毒哪怕是一丝丝的机会,她爱妈妈,希望妈妈安静地在家度过自己96岁生日。而郭老师不同意,她知道遍布全国的几代学生们都希望能在疫情退却之后来给他们的恩师过生日。中央音乐学院预定给郭老师制作推出一个生日

音乐会,这是一个不小的计划,由声乐系主办,请郭老师的学生们登台演唱。届时,郭淑珍老师到现场,坐在台下检阅并观看一下她的弟子们的表演。

当然,女儿拗不过妈妈,音乐会如期举行了。

2023年5月31日晚七点半,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院,“为人民而歌唱——庆祝郭淑珍教授96华生日音乐会”如期举办。众多学生、弟子、粉丝观众奔走相告,一时间洛阳纸贵一票难求。

我在后台备场,到郭老师的后台休息室去看她,请化妆师给老人家稍许化了一点妆,梳梳头发,上点儿腮红,加点唇膏。然后众多弟子粉丝护拥着她到前台去了。须臾,只听得前台隐约传来一阵欢呼声和掌声,那是郭淑珍老师入座了。

音乐会开始了,宽广硕大的场地,没有麦克的舞台上,只有一架晶亮威武的三角钢琴。郭老师的学生,都是活跃在各个舞台上的成功歌唱家,一个一个登上舞台。台下,96岁的老人,身穿深粉红色外套,鹤发童颜,为每一个学生的歌唱鼓掌。整个剧场里,台上台下上千人当中,她是最高兴的那个人。

前几天看到一位母亲写的一篇文章。讲到多年前她参加单位组织的一次新疆游活动,6岁的儿子要求妈妈新疆回来给他带一个牧民的帐篷,后来儿子在电话里听妈妈讲述草原上骑马过河的情景,就对妈妈说帐篷不要了,还是给我带一匹马回来吧。妈妈说那么高大的马我怎么带回来呢?儿子说你可以骑回来的呀。妈妈对儿子说,新疆距离上海那么远,路上有高山有河流,我怎么骑回来呀?儿子回答,那就乘飞机带回来,也给它买个座位吧……看到这儿,真让人忍俊不禁,童心是多么可爱呀!

童心的质地是率真和好奇,这是年龄赋予的天性,在成人身上未曾失去却是珍贵难得。冯骥才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一朵梅》,说的是他有一位叫王成喜的画家朋友擅长画梅花,画的梅多是一树一树的繁花,很是喜庆热闹。有一次王对冯先生说送一幅梅花图给他。冯说好啊,你也挺忙的,就画一朵梅给我吧。一朵梅花怎么能成幅画呢?这让王成喜费脑筋,后来他画了三幅小画,每幅画上梅朵都极少,但到了冯先生那儿却没通过。冯说不行不行,我只要一朵梅。这真让画家哭笑不得。冯先生笑着说,我非要刁难你一次不可。过了些日子,王成喜揣着画来交差了。展开画面,是一幅折枝梅花图,画面上端,枝上的

梅花是用单线勾勒不着色的素梅,上上下下无数朵。冯先生刚要发问,但见最下端翘起的枝头上,孤零零一朵红梅耀眼夺目,冯先生不禁叫好,觉得这画太绝了!画家既满足了他需要的一枝梅,又符合绘画结构上的相互呼应和彼此衬托的原理。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不难看到冯骥才先生好奇、较真、顽皮、不妥协的童心。而正是这份童心的爆棚,才让画家穷尽心思后诞生了一幅难得的佳作。

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创造者都是葆有童心的。率真和好奇的天性,使得他们会永不停息地去探究未知领域,创造奇迹。就是现当代,我们熟悉的名人大家,如丰子恺、齐白石、钱钟书、任溶溶、黄永玉等,又有哪一位不是童心萌萌性情如赤子呢?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凡夫俗子,凡夫俗子也性情各异。有的人随着岁月增长,童心消失了,处世为人带着厚厚的盔甲,行为往往心口不一,与人交往也带着明显的功利性。而有些人一直到老都是童心未泯。我有几位忘年交都是耄耋老人了,他们一辈子有过不少坎坷,甚至被人欺骗过,该得的利益也曾被人剥夺过,但他们依然保持纯真的品性,做人有信仰,崇尚真善美,对世间的美好仍怀着童真般的热切向往,因此虽入老境,仍活得有滋有味。我能成为他们的挚友,一直心怀感激。

他等。所以嘉庆四年(1799年)九月,当时毕沅尽管已死了两年,嘉庆皇帝还是指责他在任湖广总督期间“不能实力整顿,贻误地方”,且“办理不善,其罪甚重”。更痛恨他“复将军需帑项任意滥支,结交馈送,执法营私,莫此为甚!”

然而,“毕不管”之过,难道其“过”真的全在毕沅一人身上吗?须知进士出身的毕沅除为官外,他还是一位知名历史学者。大凡经史小学、地理之学,无所不通。尤其是继司马光《资治通鉴》后,在毕沅手中完成了《续资治通鉴》一书。毕沅其他著述还有《山海经晋书地理志校注》《关中胜迹图志》《西秦省志》《关中州山左金石诸记》《灵岩山人诗文集》等。可以说毕沅对公务上诸多事的“不管”,不外更多地用心在了学术和著述上。由是可知,没能让他学以致用,发挥他的专长,这就像让裁缝去干大厨的活,不走神才怪呢。所以要说道其中有“过”,上面对任用他时的“失察”,应该也是难辞其咎。



蒲塘清趣 (中国画) 龚晓蓉

“毕不管”一语,出自清人笔记《啸亭杂录》。它其实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产生的一首民谣中语:“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毕系指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福指巡抚福宁;陈指藩司陈准。民间似乎觉得这首民谣尚不足涵盖这三人,于是又有民谣云:“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

时蝇营狗苟小人作派的绝妙写照。后两人的不堪早已坐实,可不再置喙,惟毕沅的“毕不管”之过,似有必要一议。毕竟他和福宁和陈准不可同日而语。

毕沅(1730—1797),字纘衡,又字秋帆,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毕不管”——用今天的职场话语,就是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但这样评说毕沅显然不客观,如毕沅任巡河使时,由于洛渭

## “毕不管”之过

陆其国

## 雨后

柴惠琴

阳台门开着,雨声听起来更清脆。晚上十点了,雨越来越大,室内的空气湿润,微凉,在靠东的客厅和朝南的卧室之间流动。

早晨醒来,雨变小了,山间雨雾一阵阵升腾,和天空融为一体,森林的绿动人心魄。视线往回缩,过来是小区居民楼,里面住着一些我认识的人,更多的是路上有时会遇见,或者每天都在固定时间打照面依然不认识的人,大家都不太想贸然认识一些新的人。

去车库的路上,昨夜的雨还在一些叶片上悬垂,雨滴晶莹。茶花、晚樱早就谢了,一株二月兰还在一个酒坛子里生长,比其他二月兰花期要长得多。它边开花边结果,果子跟油菜的果子差不

多。栀子花马上就要开了,很多花朵攒起来才有一朵广玉兰那么大的枇杷成熟了,有几棵树的果实套着袋子,我还记得去年冬天,物业安排了工人砍了很多大树的枝条,包括已经开花了的枇杷树。

一路上所见,都是鲜亮轻灵的早晨,每一天都有细微变化,也要攒几天才突然醒目。

车缓缓在小区道路上行驶,一只乌鸦超低空飞行,滑过车窗外,我看见它蜡质的鸟喙后乌黑纺锤形的身体。我看见它张开翅膀仿佛滑翔,就在距离地面不到一米的高度。

我说:“昨晚的雨好大啊,你看,鸟儿都飞不起来了。”

中,探寻中国音乐之韵,提取音色性格、文化传承、哲学思想等方面的深刻内涵,通过多种形式的音乐现场,力图守住中国音乐的精神与神韵。

在曲目创新策划过程中,我们努力追寻和还原古乐之声,从经典和精华中发现和提取神韵,追溯乐器的本原音色,呈现江南“诗性”气质。在近年来的原创作品,骨笛、簫、陶鼓、五弦琵琶、编钟等古老乐器被一一唤醒,以民乐独特的音乐语言最大限度发挥出专属于中国民乐的魅力。

音乐具有时代性。艺术规律和听众的欣赏心理也随着时代而变化。观众在欣赏过去的经典之时,往往对它有着更多的期待。我们演奏家处于当代环境之下,本身也在寻求一种属于当代的民乐表达方式。在创作题材上,我们广纳百川,兼容并蓄。从致敬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国乐咏中华》,到书写山河之

爱、家国、世界大同的《海上生民乐》;从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异彩纷呈文化魅力的《共饮江河水》,到描绘现代上海人文风貌和城市精神的《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我们不断用当下的视角打破定式框架,以无限想象打破艺术边界,以古为新,让传统文化与当代力量破壁相遇。

在呈现方式上,我们追求民乐音乐与不同艺术元素、不同舞台表现形式的深度融合。在《国乐咏中华》音乐会参章《纳百川》中,唢呐、伽椰琴、笙、冬不拉、彝族四弦琴、芦笙、萨塔尔、弦子、马头琴、长鼓、手鼓等十多种不同民族的特色乐器轮番上阵,彰显中华民族宽广的胸襟和视野。而在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布斯特为上海民族乐团委约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中,上海青年国画家毛冬华的作品《外滩心影》通过多媒体动画的方式重组、再现,形成了演出

现场音乐旋律与视觉律动互为映照的“复调”呈现。

我们突破舞台形制、重塑剧场空间,力图改变传统观演关系,实现了音乐和空间的进一步融合。在今年全新推出的《云之上——听觉从东方出发》音乐现场中,13位青年国乐演奏家、1位手风琴演奏家于舞台中央相向围坐成圆圈,现场演绎113件乐器,融合不同民族的特色乐器,构筑非同一般剧场形制的全新听觉空间。我们深掘传统民族乐器的声音可能性,尝试通过具有先锋意识的音乐语言、中西交融的器乐编制,突破固有的“东方”听觉印象,构筑别具一格的声音图景。我们期待民乐的观演由纯粹“听”的形式转化为一种“全息式”的深度体验,为民乐拓宽表达空间。

(作者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 责编:朱光 沈琦华

## 民族音乐的创新之路

罗小慈

## 十日谈

名家与经典

一米

视角看生活,请看日本栏。

